

幽灵银雷 六合剑

古龙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幽灵银雷六合剑

下

李龙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1991·济南

责任编辑：刘焕鲁

封面设计：周 申 王 恺

封面题字：梁 修

插 图：周 申

幽灵银雷六合剑

吉 龙

出版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发行者：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
印刷者：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3.25印张 705千字

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0,000

ISBN7—5329—0668—X

1·593（全三册）定价 17.80元

二十一

舒沧咬牙道：“我就不服这一口气！”

田寿长道：“实力如此，不是服气不服气的问题；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我们暂且忍辱负重，只是为了整个大局设想，却并非含糊对方……”

舒沧沉沉地道：“那么，岛上大军一日不至，我们便一日不动，永远像这样躲藏下去？”

眼皮子一跳，田寿长缓缓地道：“他们总会来的……”

舒沧大声道：“如果不来呢？”

凄然一笑，田寿长道：“设若我们证实他们永远不会再来了，那就只有孤注一掷，与敌皆亡！”

古独航忙道：“二爷与舒帮主万勿如此悲观，展岛主必定遇到什么巨大的天灾和人力难以抗衡的变故，这才耽擱了会合之期，事关‘勿回岛’存亡之争，展岛主岂会忽视？他们迟早总会赶来的……”

杨宗亦道：“我敢断言，在此等情势之下，只怕展岛主他们比我们更要来得焦灼急切，他们一定连觉也睡不稳了！”

田寿长目光冷晦，沉缓地道：“我的意思，不是他们能来而不过来，我是怕……怕他们想来却来不了，譬如，船被海浪卷翻了，被狂风吹沉了，或是岛上起了什么瘟疫之类……”

房中四人全不由机伶伶地打了个冷颤，一股寒气透遍周身；古独航连忙笑着道：“不可能的，二爷，这种厄运永不可能

降临在展岛主他们身上……”

田寿长黯然道：“希望是这样了……否则，即是天亡于我，夫复何言？”

卫浪云赶紧岔开话题，道：“二叔，有关‘六顺楼’的问题，我看可以叫冰心回去向他义父进言了，她一旦回去，不管澹台又离肯不肯听劝，至少也可以将‘六顺楼’稳一稳，免得他们整日探骑四出，如临大敌，给我们增加不少压力……”

田寿长低沉地道：“好吧，但别出纰漏才好……”

古独航老老实实在地道：“二爷，这确难说呢，澹台又离此人最是固偏执……”

苦笑了一声，卫浪云道：“这步棋是非走不可的了，我也知道冒着极大风险，却不能不赌上一遭——无论为了眼前的局势或以后的发展，都非她回去一趟不可……”

田寿长如今的模样看上去似是憔悴苍老了不少，他叹息道：“浪云说得对，事到如今，这样做更加无可避免了……”

舒沧大声道：“如果澹台老儿扣押了水丫头，我们便冲进去硬夺，奶奶的，反正大家不混了。一个‘紫凌宫’也是干，加上一个‘六顺楼’也照样是干，我就不相信人还能死上两次！”

皱着眉，田寿长道：“你的老毛病又犯了。”

卫浪云忙笑道：“大伯放心，不会糟到这步田地的……”

翻了翻眼珠，舒沧道：“但愿如此！”

站了起来，在房中来回踱踱了一阵，田寿长道：“浪云，你打算叫丫头什么时候启行？”

卫浪云道：“二叔的意思呢？”

摇摇头，田寿长道：“这是分散你夫妻的事，我不好作主，还是你自己决定吧！”

想了想，卫浪云毅然道：“情势紧急，已达刻不容缓的地步了，二叔，我叫冰心今天下午便走，也好回去先将‘六顺楼’安抚住！”

田寿长难过地道：“真苦了你们小两口子，新婚燕尔的……其实倒也不用这么急……”

卫浪云苦笑道：“迟不如早，二叔，让她早点回去吧！”

咬咬牙，田寿长颌首道：“也好——我派人一路送好，另外，告诉她有什么消息可与管庸暗中联络，管庸也会随时主动传递音信过来的……”

顿了顿，他又道：“这里事情完了，我就交待包不同亲自走一趟‘富陵镇’，查探一下‘蝎子庄’遭袭的详情……”

卫浪云急道：“二叔，冰心回‘六顺楼’去，和管庸不会起误会吧？”

田寿长道：“叫水丫头执着我的信物‘血痕如意’，伺机现示，管庸一见自会领悟。”

点点头，卫浪云道：“就这么决定，二叔，我这就去告诉她。”

舒沧的胖脸上显得有些不安地道：“孩子——你知道这样做是件十分冒险的事？”

凝视着这位“花子帮”的大龙头，卫浪云平静地道：“我知道，大伯。”

低喟了一声，舒沧伤感地道：“说真的，我宁肯自己去拼老命，也不愿目睹你夫妻分离，这算什么呢？唉，跑老江湖，简直混回去了……”

卫浪云轻轻地道：“多谢大伯的关怀，但是，眼前却非这样做不可，我们不是向‘六顺楼’示威，更非向他们求和，我们主

要是去将他们稳住，然后，我们还指望双方能化干戈为玉帛，彼此联手协力，共赴大举——当然，要达成这个目标颇为不易，我们却不能不试，大伯，为了可以使许多人的生命得以延续，也为了我与冰心的夫妻情分……”

舒沧沙哑地道：“可是，却怕委屈了你们……”

卫浪云苦笑道：“为了更重要的原因，就不能光顾我们自己的利害了，大伯。”

叹了口气，田寿长接道：“浪云，你且去吧，这些话都不用说了，越讲越觉得心里不是滋味……如果展老儿的人马来了该多好，什么问题也都不成问题呢……”

舒沧悻然道：“这还用你说？”

田寿长失神地摇摇头，道：“如今我连和你吵的精神也提不起来了……”

卫浪云道：“各位宽坐，我先去去就来。”

当卫浪云出房之后，舒沧不禁又吁了口长气：“这一遭，我们可真算叫人憋惨了，唉……”

田寿长喃喃地道：“争霸江湖，原就不是顺当易为的事……”

舒沧低声道：“但愿让水丫头回去劝解她义父的这一步棋不要弄巧成拙……”

“今天下午就走？”水冰心在听完卫浪云告诉她情况的演变及大家所做的决定之后，不禁有些突兀与怔忡的感觉。

站在窗前，卫浪云低沉地道：“是的，今天下午。”

默然半晌，水冰心的面色变得晦黯了，她苦涩地道：“你好像不介意我俩这么快就分别？”

卫浪云真挚地道：“别多心，我比你更不喜欢这个决定，但

情势紧迫，大局变幻对我方更形不利，所以你的回去就不能不提早——冰心，相信我，我的痛苦和顾虑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及得上的……”

水冰心喃喃地道：“下午，今天下午不嫌太快了？”

卫浪云慢慢地道：“你回去得快，或者可以挽救许多原可不必牺牲的生命……”

垂下头去，水冰心幽幽地道：“但是浪云，我们成亲才七天，到今天才只七天，仅仅七天……”

走上前去，卫浪云轻轻拥住水冰心入怀，以面颊贴着她的鬓发，低柔地道：“不要使我的意志也崩溃了，冰心，坚强一点，让我们咬紧牙关共同忍受一下这生别的痛苦……，想想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，想想许多人的生死所系，冰心，我们难分难舍，但我们必须做我们所不愿做的！我们肩上荷着重担，背脊压着责任，这些，使我们无法再苟安于我们自己的小圈里，纵然这小圈子里是那么甜蜜温馨令人沉迷……。”

水冰心微微哽塞着道：“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夫妻，哦——为了大局的利害而不顾儿女的私情——”

卫浪云呵慰道：“心放宽点，情人，我们会分别太久的，你这等于是回娘家，欢欢喜喜地回去，也会欢欢喜喜地回来！”

“你说得多美，‘这等于是回娘家’？你难道不晓得这一回有多危险？弄不好的话，你我夫妻恐怕再难相见了……”

吻着她的香腮，卫浪云心头忐忑，口中却故作坦然道：“哪有那么严重法？冰心，凡事不能全朝坏的地方想，令义父也不是横不讲理的人，况且，谁都知道他对你是如何疼爱……”

水冰心忧郁地道：“越是这样，我义父便越不会原谅我

……”

托起她的下颔，卫浪云挤出一丝笑容道：“怎么啦？冰心，你不是说过你义父十分宠信你吗？而且你特别提醒我们不要低估了你在你义父心目中的份量；看你以前多有信心，有勇气，怎么事到临头，你反而胆怯起来了？”

水冰心噙着泪道：“谁胆怯了，我只是担心——担心见不着你……”

卫浪云忙道：“不会的！”

水冰心伤感地道：“你并不怕义父对我的惩罚——如果他老人家要惩罚我的话；我怕的是他软禁起我来，将我夫妻生生拆散……”

卫浪云大喊道：“我会救你出来，无论用多大的代价！”

急急摇头，水冰心道：“你不可如此，否则我的一片苦心就完全白费了！”

卫浪云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叹了口气，水冰心道：“这就是我一直放心不下的事，浪云，我老实诉你，为了这件事，我想了好久好久！……”

卫浪云慎重地道：“你的意思是？”

水冰心蹙着眉儿道：“我这一去，吉凶如何，连我自己也不敢预测……义父他老人家假若体谅我，宽宥我，当然是最好不过，许多问题也就能一并解决，但是，如果他老人家不肯原谅我的这种行为呢？其后果就不敢想像了……不管他怎么对待我，我总会本着一腔赤诚，无限耐心去劝导他，哀求他，可是，这就须时间了；我怕我还在‘六顺楼’费尽心机，委屈求全之际，你们等不急诉之于武力了，这样一来，误会越结越深，仇恨越结越大，哪一天是个了局？这且不说，如若你们一旦展开

什么攻击行动，我就必受嫌疑，遭及同谋背叛之污，那时，我就算跳进黄河水里，也洗不清这身冤枉……”

卫浪云为难地道：“不过，你义父如果翻下脸来三不管先把你拘禁了，莫非我们就只在这里袖手干瞪着眼看了？”

水冰心涩涩地道：“话虽是这样说，但我不相信义父就会这样绝情……”

卫浪云咬咬下唇，道：“如果他硬是这样绝情呢？”

唇角微微抽搐，水冰心道：“我想——不会吧？”

卫浪云正视着她，严肃地道：“冰心，我们就事论事，只考虑我的每一次可能发展，不去做无意的猜测，当然，我非常希望你这次回去之后，能够功德圆满，达成所负使命，我也相信你在这能力做到，可是我们却也不能不做另一种相反的判断，如果你的义父坚决拒绝你的要求，更迁怒于你——这并非没有可能，那时，你叫我怎么办？漫无期限地等待下去？估莫论武林中的局势不容许，就算我个人的忍耐力来说也极端困难，我无法目睹我妻子陷身囹圄而我却若无其事！”

水冰心苦恼地道：“你必须如此，浪云，无论在何种情势之下不得轻举妄动，答应我！”

卫浪云激昂地道：“如果你义父坚不妥协？强行动武？如果你义父拘禁了你，永不准你和我相聚？难道我也一直静默忍受下去？”

泪珠儿又在眼眶中滚动，水冰心哑声道：“你才说过……凡事不能全朝坏的地方想……”

猛一跺脚，卫浪云怒道：“刚才是我在安慰你，确实地说，我比你更担心，更忧虑，更害怕！”

水冰心带着泪强笑：“别急了，你也知道我是我爹疼爱的

义女……”

卫浪云急躁地道：“但涉及这种大事，谁还知道她顾不顾这种情份，冰心，我告诉你，到了最后，澹台又离可以不要女儿，我却不能不要老婆！”

水冰心摇摇头，道：“是先前我的忧虑影响了你，我是太多心了……义父是那样仁慈宽厚，他一定会接受我劝告，答允我的要求的……”

瞪着眼，卫浪云道：“设若他不呢？”

水冰心幽声道：“你太多虑……”

火了，卫浪云道：“希望一切事情能以妥协成功，否则，固是我的灾难，但也同样将是‘六顺楼’的灾难了！”

神色惊悚惶急，水冰心悲怨地道：“千万不可，浪云！”

卫浪云愤然道：“澹台又离如果监禁你，强欲拆散我夫妻，我一定和他拚了！”

水冰心一咬牙：“你这样做，我只有一死以谢义父！”

呆了呆，卫浪云道：“你疯了？”

水冰心抹去泪水，道：“我比谁都要理智！”

连连摇手，卫浪云道：“你不能做傻事，冰心，听我说，你不能做傻事……”

冷冷地，水冰心道：“如果你要做傻事，你就不用管我！”

看着水冰心的面庞，面庞上的表情是生硬又木然的，卫浪云知道水冰心不是在吓唬他，如若他真要行动，水冰心也是真会寻求短见的。

舐舐干燥的嘴唇，卫浪云来回在房中踱着，好半晌，他才道：“你说——事情假设演变到那个地步的话，你叫我怎么做？”

落寞地一笑，水冰心道：“什么也不用做！”

猛的站住，卫浪云又惊又怒：“什么都不用做？就任凭他澹台又离拆散我夫妻，向我‘勿回岛’大肆攻击而我什么也不用做？”

水冰心平静地道：“事情真会糟到那步田的话，浪云，我也会一死以谢你！”

卫浪云气恼地道：“死，死，死，你除了晓得一死外还知道些什么？简直是不负责任的话，你就会将这些麻烦朝我一个人头上堆？”

吁了口气，水冰心轻轻地道：“别生气，浪云，我不是不负责任！假如这些麻烦解决不了，而双方又全不可偏，既不能帮忙亦不能袖手，我除了什么都不管还有别的法子吗？但我活着却不能不管，因此，我只有这一条路走！”

卫浪云急燥地道：“讲着讲着竟绕到这个问题上来，真是愚不可及！总归一句，冰心，你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能做这种事，否则，我会搞得血雨漫天，鬼哭狼嚎，我会叫你死了都于心不安！”

水冰心美艳的面容上浮起凄楚之色，她微微叹道：“我怕你们逼我——”

卫浪云迷惘地道：“我们？”

水冰心道：“‘六顺楼’和‘勿回岛’。”

一咬牙，卫浪云道：“算了，你不用回去了，老子们和‘六顺楼’拼命去，拼死拼活也强似担这种心事，要有什么不测，我夫妻也好死在一起！”

水冰心一下子扑进卫浪云的怀中，将卫浪云紧紧拥抱着，泪如雨下：“哦……浪云……浪云，我的郎君……我的丈

夫！”

卫浪云脸色铁青地道：“我宁肯战死，也不受这样的鸟气，本来我就不愿叫你回去向澹台又离妥协，只是为了顾全大局及双方以后的立场，这才勉强同意如此做法，既有这么多的困难问题存在，算了，我，但愿牺牲再多的人命亦得硬着头皮挺下去，人家不怕，我还怕什么？”

仰起那张梨花带雨的脸庞，水冰心哀恳着道：“让我回去，浪云……我回去还有成功的希望，至少还有一试的机会，如果不回去，就连这点希望也灭绝了……”

卫浪云寒着脸没有作声。

水冰心又啜泣着道：“看开些……浪云，我不能愧对养育了我二十多年的义父，也不能愧对我的丈夫，我要活下去，就必须使双方融洽相处……浪云，你要谅解我，别叫我在两旁的仇恨夹缝里苟延生命，我无法目视这彼此俱属亲人的血肉横飞而无睹……浪云，那绵长的醪辐忿隙，那多少条生灵的延续，全在我这一趟回去的成功与否，我回去，尚可一试，你不要自行了断这一试的良机……”

低下头来，卫浪云沉沉地道：“我怕的是你遭到危害——”

水冰心抽噎着道：“让我去努力，浪云……”

卫浪云叹了口气，悒郁地道：“万一不成功呢？你又不准我进兵……”

水冰心悲楚地道：“那就要看天命……浪云……但我绝对不准你在我最后的消息确定之前轻举妄动，绝对不可以……”

目光一闪，卫浪云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，当你最后的消息确定后——能成自是最好，如不能成，你会同意我们与‘六顺楼’

开火？”

哽咽了一声，水冰心道：“如果最后的消息是失败的，浪云，我也再管不着你们以后的事了……”

猛力摇晃着水冰心，卫浪云厉声道：“你这傻子，你竟还有这个念头？如果你不答应我消除此念，我就不要你回去，无论将来的结果如何混乱，我也一概不管了！”

怔怔地凝视着卫浪云，水冰心的神色慢慢平静下来，她的目光温柔澄澈，但却包含着一种说不出的凄哀韵息，仿佛她的心在扭绞，魂魄在抽噎……用力吸了口气，她细细地道：“好——我答应你。”

卫浪云紧迫着道：“答应我什么？”

水冰心酸涩地道：“答应你——如果我回去向义父劝说的最后希望灭绝，我不死，我等你去救我，或自己设法逃出来与你会合。”

卫浪云立即道：“你起誓不是骗我！”

抖了抖，水冰心道：“夫妻七日，时间不长，意义却深，浪云，你不相信我？”

卫浪云坚持道：“我要你起誓！”

幽幽叹息，水冰心嗒然道：“好，我起誓……”

于是，卫浪云低下头来，用自己的唇，用自己的舌头，将水冰心腮颊上泪水那么轻柔地，尽致地吸吮个干净，泪水滋味是最咸的，带点儿涩，但是，在卫浪云的感觉中，却再没有比这更甜蜜芬芳的……

小夫妻在温存了片刻之后，卫浪云将水冰心扶坐到床沿，手臂轻抚着她的腰肢，卫浪云低声道：“现在，好一点么？”

水冰心的笑容竟是那样的牵强，她道：“好多了……”

吻了吻她的脸，卫浪云笑道：“我帮你收拾衣物吧？”

连忙抱住卫浪云，水冰心的动作恐惧而惶急，生怕卫浪云会从身旁飞走了一样，她将整个上半身完全倒在卫浪云怀中，微微颤抖着声音道：“不要……浪云……不要……就这么抱着我，珍惜这一点离别的时间吧……”

怔了怔，卫浪云轻抚着妻子的秀发，爱怜地道：“别紧张，冰心，事情仍有希望，便算失败了吧，你我一样有相聚之日，我们的甜蜜岁月还长得很……”

俯下脸庞，他又低声道：“你答应过我的，是不？”

闭上眼，水冰心喃喃地道：“是的……我答应过……”

卫浪云突然一把将水冰心整个搂住，那么火热地，用力地，雨点一般地狂吻着她，水冰心的反应更是激烈，她的双臂像蛇一样缠住了卫浪云的脖颈，将自己的脸，唇，毫无保留地仰迎上去，两个身体紧拥在一起，心在呼应，且在交流，灵魂在融结——由他们的纠缠的舌尖倾诉了彼此太多深刻的爱……

水冰心走了，回“六顺楼”去，单骑只影走的。她坚拒了一路护送的建议，为的是怕被“六顺楼”的侦骑眼线发觉会于事有疑，她是在黄昏时分离开，希望能藉着朦胧的暮色掩隐她的行踪，不要太早现露她出发的方向。

卫浪云没送她，因为他耽心临别之际会忍不住演出“儿女情长”，往往“英雄气短”了才会“儿女情长”的，这在卫浪云的身份地位与如今的情势来说全不方便，他不得不做给人家看，这就是一个领导者难言的苦衷之一……

“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是离愁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”，可是？

在淡淡的蓝灰色暮霭浮沉中，有浅浅的，凄寒的残霞余晖映幻在这苍远起伏的山区里，人在“翠竹轩”的楼后边，卫浪云

独对晚照烟霭，沉默着似有所思。

近晚的天气，凉浸人。

坐在那块平滑的青石上，卫浪云脑中想的是那个影子，眼里晃的是那个影子，齿颊之间，宛似还留着爱妻肤发的余芳……

轻悄地，田寿长来到了卫浪云背后。

注视卫浪云的神态，田寿长不禁感到心里难过，他缓步走了上来，温和的将手放在侄儿的肩头，低沉地道：“浪云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卫浪云要站起来，田寿长却按住了他：“坐着吧，不用拘礼。”

苦笑了一下，卫浪云道：“她走了！”

点点头，田寿长道：“走了，我们一直目送她的，身影消失在山的那旁。”

卫浪云沙哑地道：“夫妻七日，唉……”

田寿长爱怜地道：“别担心，浪云，你们还会有七十年好聚首。”

咬咬嘴唇，卫浪云自嘲地道：“平常，还自以为很坚强，但不知怎的，一涉及男女之间这个‘情’字，也就变得那样的不易克制了……”

田寿长谅解地道：“自古以来，有许多英雄豪杰，大贤之士，能堪破功名利禄，漠视荣华富贵，却也少有安度情关的，你又是谁？岂能自责？”

叹了口气，他又道：“水丫头单骑只影，独向昏黄，逐渐隐消于苍茫山道之中，在后面看了，也不由令人不起忧虑感触，连我们亦乃如是，你没送她，却是对的……”

卫浪云喃喃地道：“任重道远，可不是？”

捻着脸上密生的汗毛，田寿长道：“不错，她的担子太重……这丫头是个好孩子……”

不想笑地笑了笑，卫浪云道：“她走前哭得很厉害……”

田寿长“哦”了一声，皱着眉，问：“哭得厉害？”

舐舐唇，卫浪云道：“我觉得——像有点生离死别的味道……”

心腔跳了一跳，田寿长沉下脸道：“不要胡说八道！”

揉了揉面颊，卫浪云涩涩地道：“我是有这么点‘感觉’……”

重重一哼，田寿长叱道：“荒谬！”

卫浪云低喟一声，道：“她走时，哭了没有？”

田寿长又叹了口气，沉重的道：“这还用说？泪珠子直在眼眶里打转，连声音都变了，看着听着，叫人心里难过，唉……”

茫然望着在晚风哀簌，摇晃的竹林梢子，落霞淡淡的黯红灰紫给它抹了一层凄凉又幽寂的色彩一样了……他缓缓地道：“二叔……”

田寿长应了一声。

卫浪云木然道：“如果，澹台又离不答应弃怨联手，甚至不答应中立不犯呢？”

呆了呆，田寿长道：“现在还言之过早吧？”

卫浪云道：“我是说‘如果’，二叔，况且这也并非不可能，是吗？”

田寿长道：“那除了火拼，还有什么路走？”

闭闭眼，卫浪云道：“不错，但冰心呢？”